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观看朝鲜友好艺术团演出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7日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洙暎为团长的朝鲜友好艺术团。

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朝鲜友好艺术团访华演出。习近平指出,此次访演既是落实中朝双方重要共识的一项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朝建交70周年一项重要庆祝活动。相信访演

会取得圆满成功,增进中朝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习近平强调,文化艺术交流是中朝关系中有特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落实好我同金正恩委员长就加强中朝文化艺术领域交流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为巩固中朝友好民意基础、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推动各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会见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了朝鲜友好艺术团的演出。

天地再大 也要回家

2019年春运特别报道

没有什么场合能比春运遇到更多的中国故事。

1月27日一大早,1200多名在粤务工的四川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广州火车站,他们是来赴一年中最重要的约会——回家过年。

这支赴约的队伍很庞大,人潮涌动中,肩扛手提的父亲叮嘱孩子要抓紧他的背包带;年轻的小夫妻行李并不多,手机举得高高正笑着视频;也有独行的大叔面庞沧桑,行李里塞着被褥、水桶,提着的塑料袋里还有两桶方便面……在广州这个喧闹的候车室里,洋溢着四川乡音,流动着喜悦的神情。

9点43分,载着1200多名川籍老乡的D1853次动车启程,这车次有个好听的名字——2019幸福列车“脱贫扶智”四川专列——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文旅厅、经济合作局、总工会,四川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新浪广东、广铁集团等联合发起,从广州到成都,全程10小时12分钟,名副其实的朝夕至。

对于更多在粤务工的四川人而言,这1495公里的里程,在回家过年的宏大命题下,溯游虽远,是家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有你在 才是年

2019幸福列车“脱贫扶智”四川专列 满载1200多名川籍农民工由广州返乡

时代的速度

“春运里能找到所有 隐匿着的变化”

车厢内,董仕庆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有点兴奋地将小桌板放下,又推回去。一旁的妻子提醒他:“好像可以调整座位靠背。”

在广州打工20多年,这是他们第一次坐动车回家。

“以前很难买到火车票,我们都是坐大巴车来回。”董仕庆皮肤很黑,皱纹很深,在他记忆中,第一次从家乡绵阳市盐亭县到广州,他转了三次车,30多个小时坐下来,最后腿都肿胀了。

接近两天的大巴车,这几乎是大多数在粤务工的四川老乡共同的回忆。但在去年1月25日,渝贵铁路开通后,广州到成都最快只需要10个小时。因为贯通起四川、重庆两大劳务输出地的“南上北下”,该线迅速成为一条忙碌的铁路动脉,更被视作是川渝南下务工、广深北上归家的春运大通道。

置身于这样一条铁路线上,列车长李雪梅感受着两个时代的不同味道。这位在铁路线上工作了23年的“老铁路人”,从晃悠悠的绿皮火车,到风驰电掣的动车,她几乎经历了每一年的春运。她见到过无数个将整个“家”都背在身上的零散工,也曾面不改色地帮助两位在车上生孩子的孕妇剪脐带,更在一位农民工在车上突发疾病时,直接斥责电话那头的家属,“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必须来接他。”

如今,李雪梅偶尔会想起过去旅途太长,乘务员偶尔还会和乘客们坐着聊聊天,而在动车时代,大家坐在座位上,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或者,一副耳机就足够将自己分隔出来,“以前车厢里混合着方便面的味道,现在在动车上几乎都没有了。”

但不管是哪个时代,春运列车上,挤满了成千上百个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和层级的触角,能够感知这个时代最细微的脉搏。

“春运里能找到所有隐匿着的变化。”一位年轻的乘务员感叹,刚参加工作,总是在车厢里听见乘客们聚在一起说工资被拖欠,或者是受伤了包工头不负责,“到了这几年,说得更多的是回老家创业,找项目。”

就在本次专列上,张小蓉结束和孩子的电话,回乡创业的心更加笃定。离开德阳老家,她在中山工作已经5年,从最开始没有一技之长举步维艰,到现在成为酒店大堂经理,张小蓉觉得一路走来,自己被现实打磨得更好。可她更想家孩子,“我关注很多我们的返乡创业政策,我现在就在攒本钱,差不多了就要回去创业。”



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们为幸福列车带来了精彩演出。受访者供图

团圆的意义

“总觉得有什么追着我, 告诉我到点了,该回家了”

暮色渐至,列车在平稳行驶,经过广西,在贵州开始露出熟悉的景致,等过了烟雨迷蒙的重庆,终于距离成都越来越近。

一直热闹的车厢却越来越安静,大家沉默着将行李早早搬下来,站在车门处等待着。没有人再说话,一种近乡情怯的感情在静静弥漫。

突然哽咽传来,那是穿着粉红外套的年轻母亲,她给孩子带了满满一大箱子的礼物,书本文具、衣裤鞋袜、零食水果,这是还需要坐30多个小时大巴车的年代,她就养成的习惯,“越近越想孩子。”

似乎,在回家团圆的语境下,每个人被盖得严严实实的情绪,都有了可以释放的理由。

来自南充的寇老爹,戴着一副已经发黄的助听器,这一次到成都,他依旧是为了寻找失踪九年的儿子,那个脾气执拗的孩子现在已经29岁了,“我没读过啥书,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那时候就知道让他向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是我没做好。”

过去的9个春节,团圆都是寇老爹最大的、唯一的愿望。

16节车厢的乘客里,有人在思念,有人在寻找,也有人正在憧憬。

冷者说宁的行李箱不算太大,这个24岁姑娘塞进了不下五双鞋子,四套保暖内衣,一整套男士衣裤。其中,加绒的保暖内衣是她蹲在商场一件件挑选对比的,纯棉材质的柔软,像极了老家小路上冒出来的春草。

——这些,都是今年她为家人选择的新年礼物,而在终点,家乡和亲人,喜欢的彝族大裙摆,都在等待着她的归来。

“生活越来越有盼头吧。”或许,因为家乡成为一年才回去一次的地方,每一年的新变化才让她觉得分外明显,通电了,通车了,通网了,越来越多的同村人买车了,也有越来越多城里人到村里来指导帮忙了。

“你看我们家,现在三个孩子都读出来了,哥哥妹妹在家乡做幼师,爸爸长期治疗的医药费有保障,一切都在往越来越好的地方发展。”冷者说宁喜欢每次为家人挑选礼物的过程,她能想起那些平时忽略的记忆,例如,在外打拼,几乎每天都会和家人视频聊天,想念家乡味道了,就在单位后面的空地上种点土豆玉米,每当有人来询问关于她的名字时,她就会打开手机,亮出那些色彩亮丽的服饰,一件件介绍。

冷者说宁说没有人比自己更理解,快到过年时想要回家的冲动。因为彝族的新年在农历十月,她一般不能回去,只能通过视频感受着年味。

所以,每年只要春运一开始,就仿佛是身体的一个开关被打开,“总觉得有什么追着我,告诉我到点了,该回家了。”

成长在别处

“出来了,才知道 锅儿是铁打的”

有人想回去,也有人正在被现实“打磨抛光”中。

来自大凉山的白里日离开家才两个多月,去年12月,他和其他400多位老乡一起,来到广州工作,“说叫劳务扶贫。”白里日在广州,每个月的工资保底能有3500,加上政府的补助,能拿到月薪5000上下。

“但是刚去还是会有不适应,主要就是有点喜欢喝酒。”说起这茬,白里日有点不好意思,“以前在村里,大家没事就喝大酒,出来了才发现,喝酒误事。”顿了顿,他赶紧补充道:“现在我们都不要怎么喝酒了,真的,大家都想好好工作。”

似乎,离开了熟悉的家乡,陌生的环境以一种不容置喙的姿态,在“催熟”个人。目前,在广州务工的四川人超过450万,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成长样本。

德阳人胡安亭到深圳那年体重刚刚100斤,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娃娃”。在电子厂数据线的生产流水线旁站一个月,到手800块,便给在家乡的爷爷奶奶寄了一大单,那时,每个月只有几百块生活费的,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没啥不好。直到

他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刚和妻子唐春梅结婚时,他压力很大,觉得自己没钱没本事,但娶了老婆就得天天过得开心。有了女儿后,他压力更大,那么小一个小人儿,软软糯糯的,大点儿还会抱着你的手叫你爸爸,“我得让女儿健康快乐地长大。”

于是,带着所有的储蓄,他开始学人做生意,没有任何经验的他,钱投下去连个回响都没有,“出来了,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

受打击之后,胡安亭和妻子一起到了深圳,只学过几个月木匠的他,开始让自己成为“手艺人”。打工这些年,他在工地上当过临时工,也组过装修队,曾在年底守着客户催款,也曾在年中不算忙的时候,买个接近40小时的火车硬座回老家。他几乎跑遍深圳的大小社区,但他从没觉得这座城市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些年,他时常觉得他们两口子像风筝一样,无论“飞”得时远时近,线的那一头,都绑在女儿燕燕身上。

如今,燕燕六岁了,他们离开家时豆苗大的小女儿,已经在视频那头嘟嘟囔囔要“芭比娃娃”。胡安亭不知道啥是芭比娃娃,第一次跑到深圳灯火明亮的商场里,找到柜台精致的模型,搓了搓手,硬是没敢碰,“最后是孩子妈妈,去超市里买了个寄回去了。”

在动车上,胡安亭在和妻子商量,明年燕燕就要上小学了,两个大人中,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家陪孩子长大。



1月27日一大早,幸福列车“脱贫扶智”四川专列即将从广州火车站驶出,川籍务工人员等待上车。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摄



专列上,乘客们举起“我们回家了”的横幅拍照留念。四川日报记者 郝飞摄



扫二维码 看本视频

封面新闻
新青年 上封面
COVER PERSON OF THE YEAR
封面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从“骨灰级”科幻迷到科幻创业者
小姬:把兴趣做成事业是幸运

P04



宜宾八旬老人去女儿家过年
带着300多个泡粿

P05